

作家地理丛书

YUNNANZHÉBIĀN

云南 这边

于坚 著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

作家地理丛书

云
南

YUNNANZHÉBIĀN

于坚 著

这边

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图书代号:SK231200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作家地理丛书·云南这边 /于坚著. - 西安: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2002.5

ISBN 7-5613-2439-1/I·255

I. 作… II. 于… III. 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 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24319 号

责任编辑 姚鸿文
封面设计 张卓慧
责任校对 安 雄
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社 址 西安市陕西师大 120 信箱(邮政编码:710062)
网 址 <http://www.snuph.com>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长安县第二印刷厂
开 本 787×960 1/16
印 张 15.75
插 页 6
字 数 156 千
版 次 2002 年 5 月第 1 版
印 次 2002 年 5 月第 1 次
定 价 26.00 元

开户行:光大银行西安南郊支行 账号:0303070-00330004695
读者购书、书店添货或发现印刷装订问题,请与社会读物经营部
联系、调换。

电 话:(029)5218439 传 真:5307496



作家地理丛书

ZUOJIADILICONGSHU YUNNANZHIBIAN

云南这边



丽江女神

云南高原
彝族祭祀火神
的一个场面



昆明玉案山筇
竹寺内清末彩塑，
五百罗汉之一



2000年春天 泸沽湖的一个早晨





丽江最后的荒野

YUNNANZHEBIAN
云南这边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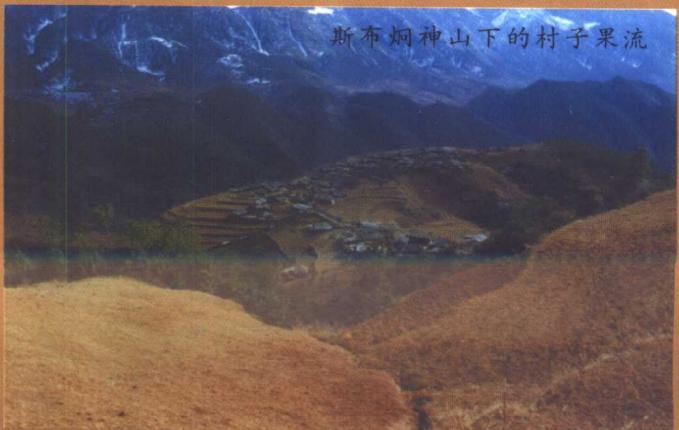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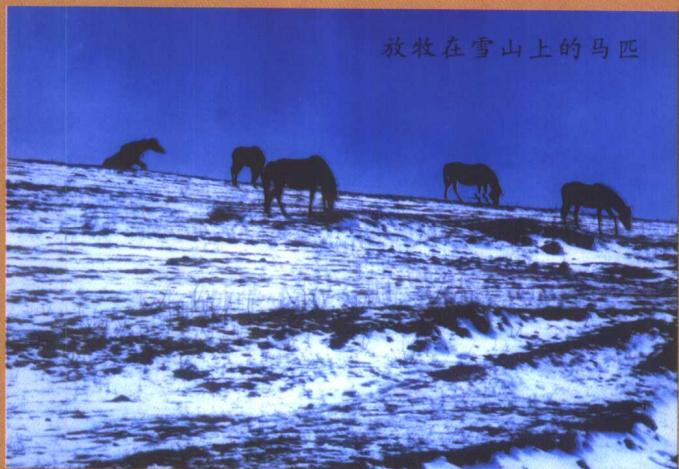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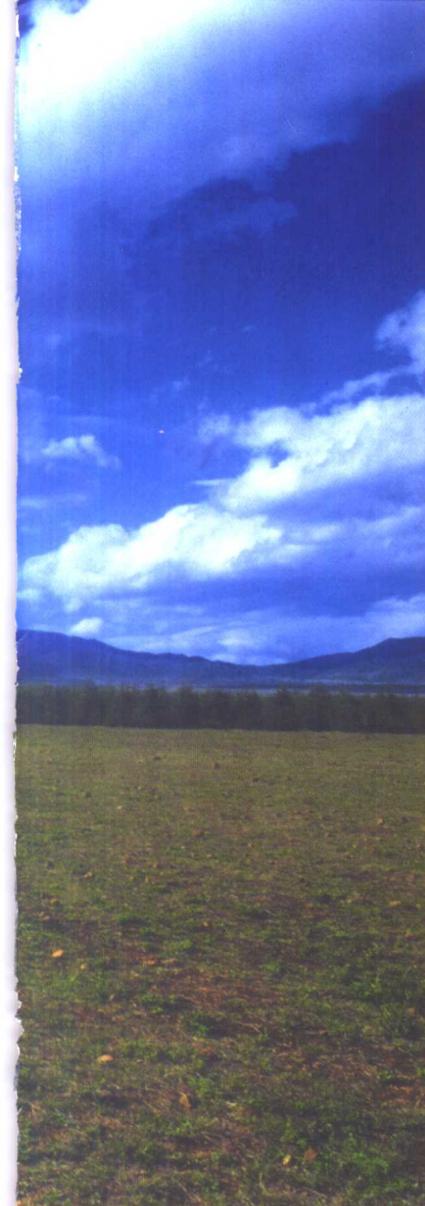
此为试读,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作家地理丛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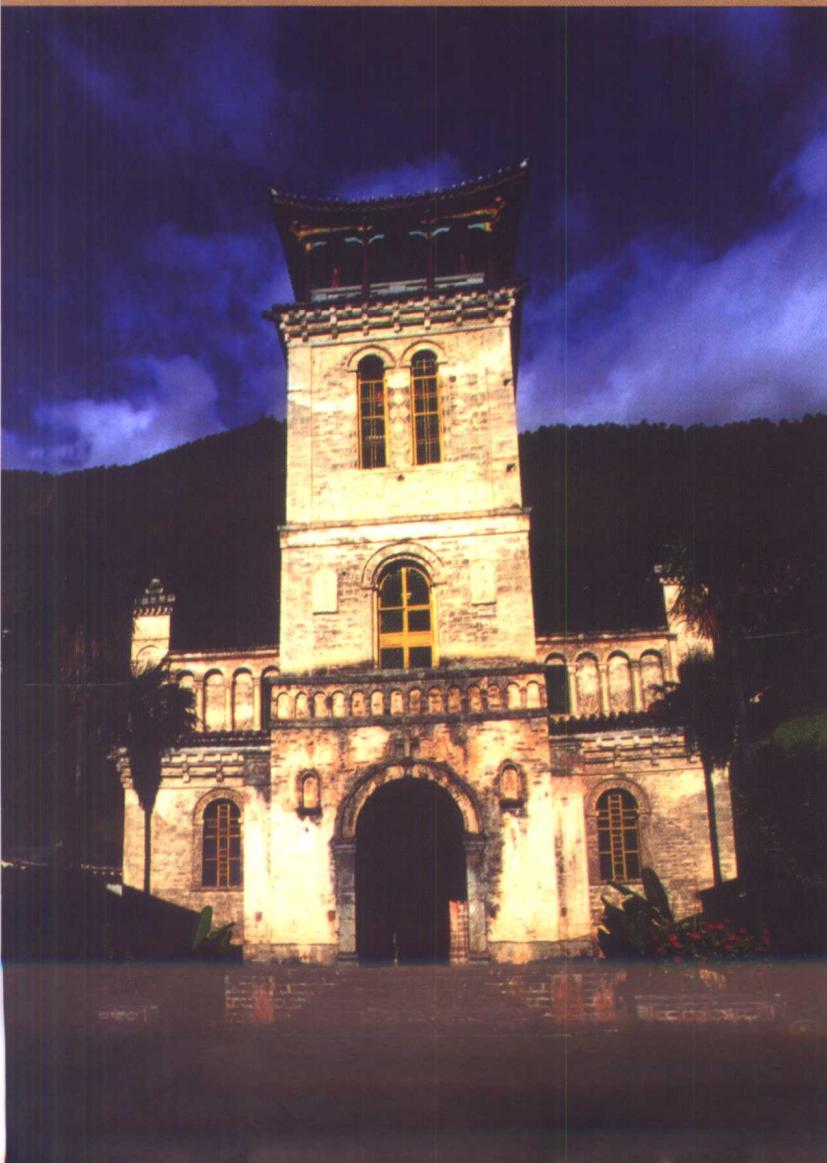
ZUOJIADILICONGSHU YUNNANZHIBIAN

云南这边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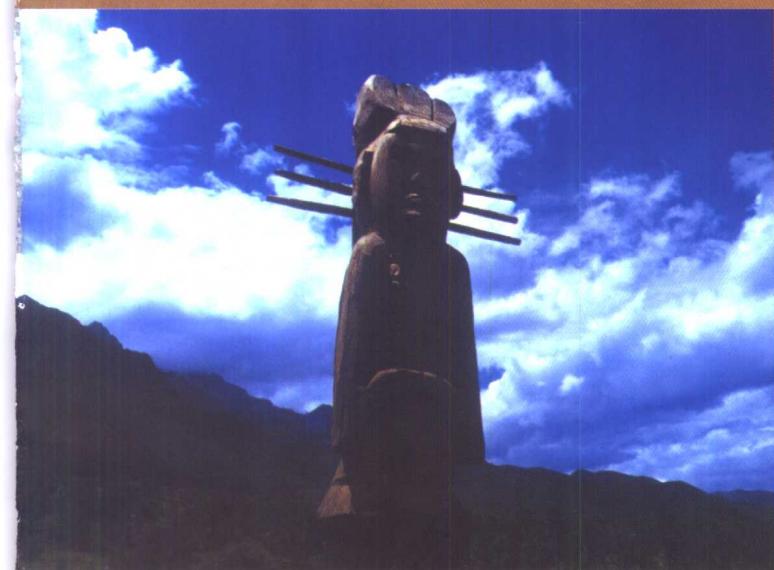
云南高原上的少女（彝族）



茨中教堂。我在早晨的某个时刻拍下了它。当时太阳刚刚从澜沧江的峡谷里升起来，照亮了它。只是一两分钟的时间，我听见周围泉水在叮咚流动，牛在叫，有一两只水果闷闷地掉在地上，有人在用藏语唱歌。这教堂没有钟，因此并没有黎明时分，教堂的钟声响彻那样的事。但是教堂被阳光照亮的一瞬，我确实感觉到它是从黑暗里升起来的。



滇东北高原上一
处鲜为人知的大峡谷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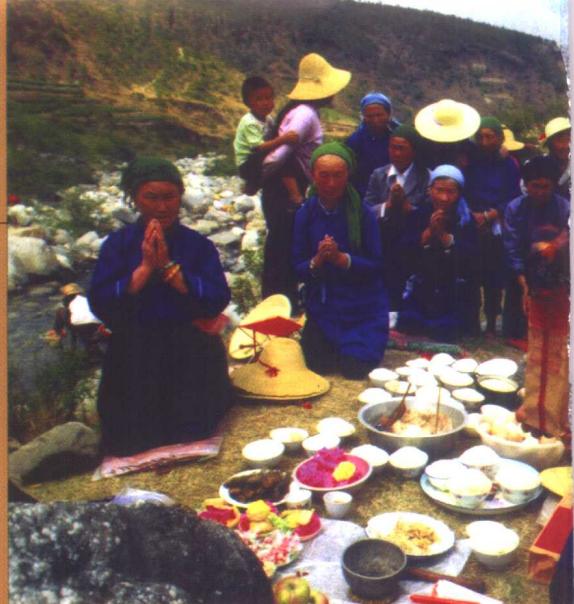
玉龙雪山下的现代木雕



作家地理丛书
ZUOJIADILICONGSHU YUNNANZHEBIAN
云南这边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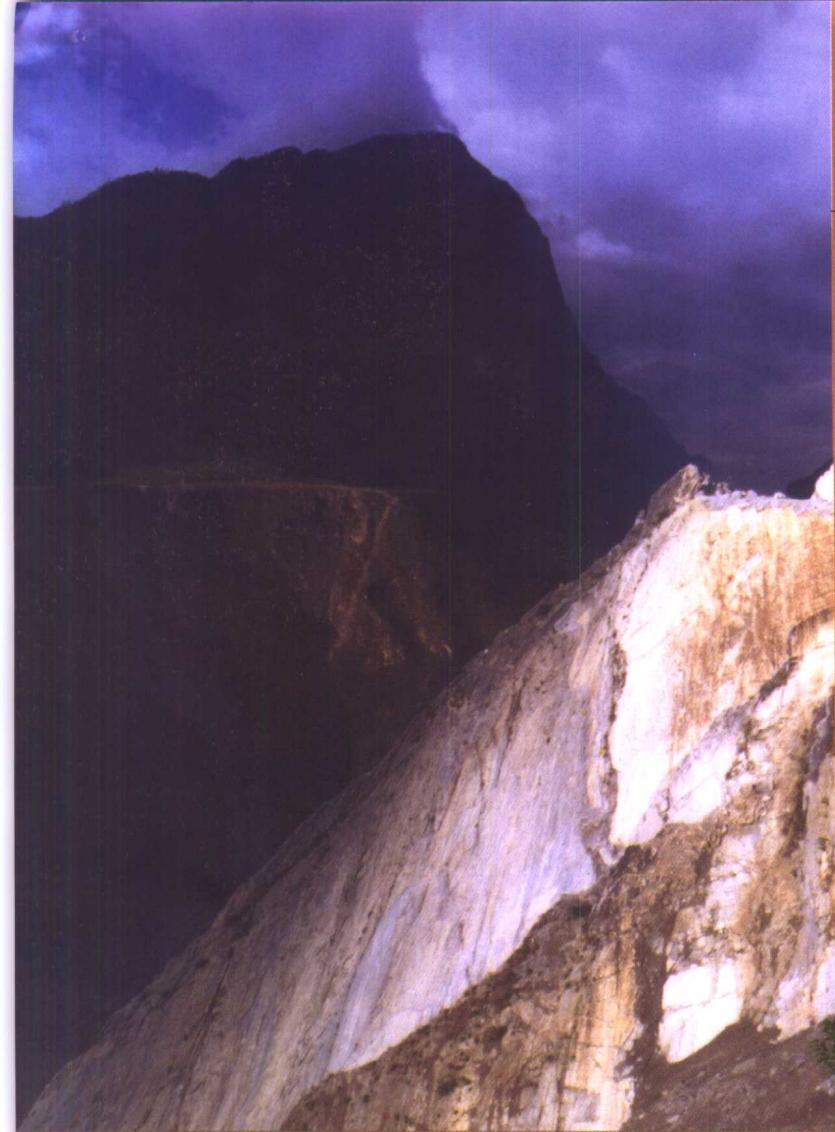
大理苍山清碧溪旁的祭祀苍山大神的场面。在云南各民族的思想中，大地不是开发征服的对象，而是神祇们的寓所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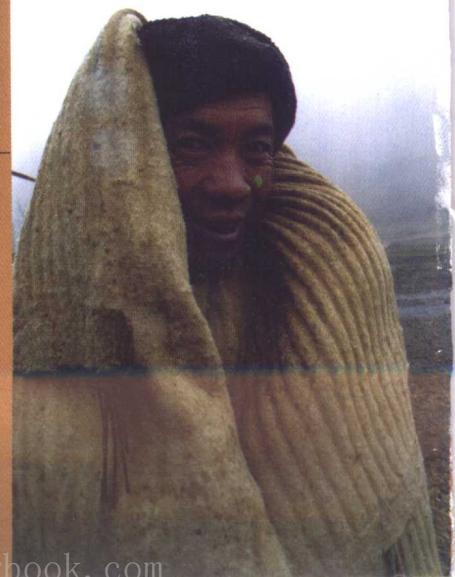
山神之子

丽江大研镇的一条街，这条街比家里的过道宽不了多少，人性的街道，不是为了炫耀物质和技术的胜利。人的诗意的栖居。



金沙江虎跳峡之出口。金沙江从这里折向西北方向，仿佛又流上高原去了。河流不只一个方向。在完全相反的方向上来回曲折，最终才向东去，抵达大海。

云南高原上的汉子（汉族）



作家地理丛书

云南这边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我和那些雄伟的山峰一起
那些山峰之外是鹰的领空
它们使我与鹰更加接近
有一回我爬上岩石多的山顶
发现故乡是一缕细细的炊烟
无数高峰在湛蓝的天底下汹涌
面对千山万谷 我一声大叫
想听自己的回音 但被风叫
风吹走我 叫过千万个山岗
太阳失色 鹰翻落 2017



《作家地理丛书》第一辑

于 坚 《云 南 这 边》

梅 卓 《人 在 高 处》

高建群 《白 房 子》

陈继明 《陈庄的火与土》

孙惠芬 《街与道的宗教》

庞 进 《大 悟 骊 山》

| 云南这边

- 春天·荷马·山神的节日 (1)
秋天我在泸沽湖 (29)
滇东北，雄狮大峡谷 (35)
高黎贡山西麓的火山台地 (60)
苍山清碧溪遭遇神灵记 (71)
山洞记 (76)
大理石记 (157)
看见斯布炯神山 (172)
丽江的荒 (196)
哭泣的诸神 (204)
高原上的葡萄 (214)
虎跳峡记 (232)

| 关于云南的诗歌

- 后记 (247)



春天·荷马·山神的节日

水泥路在县城外一公里的地方就突然截断。时间的两个边境，这边，人们所谓“现代的”一词所指的种种。那边，落后与过时，土气与贫穷。典型的通向旧世界的道路，路面凸凹不平，红土尘造成的雾旋转起来，当它们稍稍消散，大地立即在道路的两边出现了。历史上司空见惯的那种春天，在云南，是高原上的道路最干燥的时候，道路周围的天空，往往依据不同土壤的颜色成为土黄色或红棕色。路上见到的人和车子都是土土的，犹如来自一个矿区。道路在红土的山上镶嵌石块铺成。修成之后就一直如此，在无数次的雨水冲刷、轮子碾压之后，路况只比原来更坏。在别处汽车早已普及，但在这条道路上看不到一辆，在这里遇见的车子多是中型的卡车、手扶拖拉机以及少数的吉普车。经常会遇见步行者。对于外面的人来说，通过这条道路抵达某个“美丽的地方”的激情早就消失了，所以除了有利可图，很少有人在这条道路上进行浪漫之旅。因为这一带并没有什么激动人心的风景点，溶洞啦，瀑布啦……无非是丘陵、灌木丛、土地和外表贫穷的乡村罢了，高原上沉默的大多数。然而正是这一点，才使道路深处过时的旧世界在无意中被保护下来，固执地通向失去的时间。它与格林威治时针的方向背道而驰，不是通向未来，而是通向开始。由于道路，时间变得无比缓慢，一小时不再意味着六十公里，而是三十公里、二十公里、十五公里……生活随着道路的延伸和艰难向过去后退



着，先是，我看到道路附近涂写在乡村土墙上的 70 年代的标语；三小时后，我确信我发现了 50 年代的标语：“白天大干抹把汗，晚上披星戴月当白天”，“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，画最新最美的图画”以及悬挂在红墙上的木犁。最后，汽车成了累赘，失效。仅仅象征一种笨重而无用的财富。道路现在成为马路，马匹像古代那样谦虚地低垂着头，驮着货物出现了。到最终，道路消失，回到大地上，犹如河流回到了水中。在这里，所见的人步行，肌肉结实而灵活，皮肤在阳光中呈现为褐红色，与大地一致。

道路在云南中部的高原上。一片地势平缓的高原，这是彝族中叫做阿细的部落聚居的地方。道路两边，低缓的丘陵上，是各种灌木、乔木、和用红壤和大树建造的村庄。接近村落的山地上，梨花在开。这些梨树并不成林，而是一棵棵地长在某一块土地、某一山坡或某一片洼地之间，总是相隔一定的距离，犹如一盏盏白色的山灯，在没有人知道的时刻被神的火把点亮了。大地上柔软的一切都被风吹朝一个方向，那个方向是蔚蓝色的。如果你驾着一片云在天空中走，肯定会看见一团团形状美丽的阴影，随着梨树散落在红色的山地之间。这些阴影使红色的山冈显得透明、空间开阔。毕沙罗画过许多这样的场面。许多土地尚未播种，新鲜的红土被木犁翻开，在阳光下晒得膨膨松松。其间，混杂着许多去年秋天留下的根，玉米、薯类或蕨类的根，闪着白光。在较易吞食光谱的土壤上，闪光点被这些干掉的根一一体现出来。松鼠或山鸡踩着它们跑过，发出一片断裂之声，当然这些声响只能属于甲壳虫的耳朵。如果从另一个方向来说的话，它们也可以看做是来自黑暗深处的喉咙。曾经充满水分的管子空掉了，

那些用来过滤水分的一层层透明的膜，干了，飞舞到外面去，如果能收集到它们，也许会听到某些在黑暗中只有大地的耳朵能听到的响。

红色的山地并不是无边无际，而是被开着金黄色油菜花的地、开着紫色荞麦花的地、绿色的麦地分割开来，并且高高低低，间或相对地平坦，这样红色泥土才显得鲜明醒目。但仔细看，红色的泥土也并不是都红成一色，有的偏黄，有些又偏深。这和地势有关系，和光线也有关系。和云的移动，风的速度都有关系。在没有云覆盖的时候，红土的颜色比较亮，但云一移上来，土地看上去就是灰色的了。在黎明，由于露水，土地有些潮湿，土的颜色较饱满，呈现着本色。但到了中午，往往颜色就比较平淡，因为各种事物的光都比较均匀，阴影缩回到各自的身上，大地上的各位都界线分明，互不影响。它最灿烂的时刻是黄昏之前，下午四五点钟。红的本色里掺进了一些黄调子，但不夸张。依我看，塞尚可能会喜欢黎明和中午，而高更可能更喜欢接近黄昏的光谱。但到了黄昏，落日之光全打向物体的一面，大地的本色被各种比它高的事物获得的光线造成的阴影所遮蔽。这时候，泥土是阴暗的，灿烂的是花朵、树干、石头等物体朝西的一面。花朵中最灿烂的是梨花，尤其在逆光中，它中间的部分是一片若有若无地朦胧，犹如从阴暗房间中所见的有光的玻璃，而边缘却是一串串钻石般的光芒。我曾在一株这样的梨树下，坐在它的根上，直到日落。但日落后光芒渐暗的时刻，红色土地又会呈现它的朴素的本色，因为令人眼花缭乱地纠缠在地面上的光和影都蜕去了。新的光出现了，它不是来自某个居高临下的发光体，而是来自事物自身。我看到，大地不仅



梨花盛开的村庄